

盛产名材

海南岛历史上以盛产珍稀林木而闻名。明末清初学者屈大均说:“欲求名材香块者,必于海之南焉。”明代以后本岛府志及各州县志及有关文献对此有详细记录。例如,明万历《琼州府志·土产》记载本岛著名树种有 75 种,清咸丰《琼山县志·土产》记载本县著名树种有 82 种。

我省生态学专家颜家安博士在其专著《海南岛生态环境变迁研究》中,对海南岛著名林木的变迁有专门研究。他认为,海南地处热带,林木具有三个突出特点。一是坚韧耐腐。民国初年的《调查琼崖实业报告书》称:“所产树木……质理坚细,为他处所无,耐久之性,亦甚足矣。”如桃榔、坡垒等。二是香。屈大均说:“海南多阳,一木五香。”如花梨、香楠、荔枝等有百年不灭之香。三是有文采。海南岛的许多木材,花纹清晰可爱,被世人称之为“海南文木”。如鸡翅木、相思木、香楠、水椰等。屈大均在《广东新语》中列专章予以介绍称:“海南五指之山,为文木渊数,众香之大都……多文……诸

竹柏以及海南罗汉松等 8 种,仅在以前的文献中有记载,从 1960 年代以来一直未采到标本;另外 3 种,海南风吹楠、爪耳木和水蕨则仅在 1980 年代前能采到标本。

颜家安通过查证对比古今文献后发现,方志及近代文献所列海南美术良材,大都已成为珍稀濒危和重点保护植物,他进行了专门的海南名木变迁个案研究。

海南沉香

海南沉香树,中文名白木香树,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。这是一种常绿乔木,产于北回归线附近及以南。

海南香早在宋代就成了“灾木”。据宋元丰三年(1080 年),琼管体量安抚朱初平曾奏称:“每年省司下出香(海南岛)四州军买香……官中催买甚急,香价遂致踊贵……以故民多破产。海南大患,无甚于此。”

明清时期对海南香的开发有过之而无不及,明清文献对采香、交易都有较详细记载,如《广东新语》、《黎岐纪闻》、《岭南杂记》等。

清代画册《琼州海黎图》上有一幅《砍沉香》图,描绘山岭上有十多人正忙着采伐沉香。图注称:



《琼州海黎图》中,黎族人采沉香的场面。(资料图片)

木多香。”

然而,随着开发步步深入,海南名木命运多舛。1997-2001 年,原省林业局组织的一次 3 年多的全岛国家重点野生植物资源调查发现,珍贵林材受破坏严重。曾在海南历史上盛极一时的许多珍贵树木幸存者已经寥寥无几。

中国林科院热林所研究员李意德分析,在可能绝迹的 11 种树木中,观光木、囊瓣木、皱皮油丹、海南梧桐、蝴蝶树、华南锥、长叶

“沉木香,孕结古树腹中,生深山之内……一种识香黎人,数十为群……及觅获香树,其在根在于枝均不能见,黎人则以斧敲其根而听之,即知其结于何处,破树而取焉。”还有一幅题为《交易》的图画,其注称:“客贩青线缠布足入黎,则黎以香藤等物彼此通功易事。”

由于海南香名贵,官府敲诈勒索,巧取豪夺,人们不堪承受,香源也日见枯竭。清康熙七年(1668 年)

海南岛森林变迁

花梨、坡垒、沉香、鸡翅木、香楠、水椰……历史上的海南岛盛产珍稀林木。

但是,随着开发程度的不断加深,海南名木命运多舛,过去盛极一时的许多珍贵树木,幸存者已经寥寥无几。

海南名木变迁轨迹

文 / 海南日报记者 单憬岗

任崖州知州的张擢士斗胆上了一道“请免供香”的条陈。

由于巨大利益驱使,各路人马纷纷插手采香,竭泽而渔,不但使香树枝干伤残,断根绝种,而且破坏了原始生态环境,危害山岭植物群落,造成水土流失,祸及田地家园。

这种破坏性开采不会持续太久,张擢士所忧虑的“沉香之种断尽矣”不久便几乎成为现实。新中国成立后,昔日名噪一时的海南香几乎告罄。据报道,乐东县 1973 年前每年尚可收购 1-3 级沉香 20 余担,而到 1980 年代初每年只能收到 2 担,相差 10 倍。

这种情况,早在宋代,苏轼就有预言:“沉香作庭燎,甲煎纷相始……本欲竭泽渔,奈此明年何。”所幸的是,绿化宝岛大行动开始后,白木香目前已在全省诸多地方有大面积人工栽培。



海拔 1811 米高的鹦哥岭主峰上的五针松。 海南日报记者 张杰 摄

海南松树

松树为常见树种,但由于长期掠夺性开采,本地松树在海南已属濒危。

海南岛松属乔木野生种有 4 种,即海南五针松、雅加松、广东松、南亚松,其中前两者为海南特有种。《中国植物红皮书》将雅加松列为极危,将其它 3 种列为易危,4 种都是国家或省级重点保护植物。

颜家安认为,宋代以前本岛松树分布很广,沿海丘陵和平原都有较多的纯林。苏轼北宋绍圣年间在儋州境内曾见到大片松林。苏轼在《夜卧濯足》诗中写道:“况有松风声,釜鸣鸣飕飕。”住所夜里能听到松风声,可见松林距离不远。

苏轼还烧松明来照明和取暖,著有《夜烧松明火》一诗;他还利用松树来制墨。其文《书海南墨》称:“此墨吾在海南新作……海南多松,松多故煤(指制墨的松烟)富,煤富故不择也。”

但松树再多也经不住人类的无厌索取。苏轼离开儋州 49 年后,李光被贬来琼时(1149 年),儋州松林幸存者已不多。他写道:“父老云,往年自报恩寺西行,皆松柏林也,今惟十里外尚有之,三十年后无复种矣。”

到明代,儋州成片的松树纯林已成历史陈迹。明万历《儋州志·地理志》记有“松林山“,注云:”旧多松树“,而当时只有松林山之名而没有松树了。

清代,屈大均和范端昂曾先后下断语称海南“松木不生“、“琼州无松“。可见因人类采伐,松树在沿海平原和丘陵地带已经很难见到,导致两人下错论断。

松树用途甚广,人类对其开发利用较早。苏轼在海南曾撰《书松》一文,详细论述了松树的用途:“松之有利于世者甚博。松花、脂、茯苓,服之皆长生。其节煮之以酿酒,瘴风痹,强腰足。其根皮,食之肤革香,久则香闻下风数十步外,其实食之滋血髓,研为膏入滴酒中则醇醪可饮。其明为烛,其烟为墨,其皮上藓为艾蘼,聚诸香烟。”由此可知,古人对松树的利用已有相当的深度。

松树在明清以后主要是作为用材。松树含树脂,耐水,最适合作造船材料。光绪《定安县志·物产》称:“松性耐水,舟人以为船底,经久不敝。”明清时期,海南岛造船业发达,造船多取用松林。松树也是建筑良材,适用面广,用量亦很大。人类土地开发的扩展,导致松树生存空间日益减小,生境日益恶化,也是松树濒危的重要原因。

海南楠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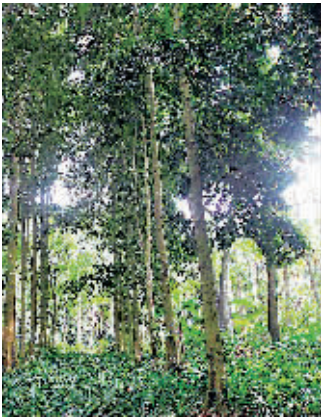
海南明清地方志记载的楠木品种很多,包括香楠、绿楠、油楠(苦子楠)等,三者均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。

楠木的用途很广。例如,油楠材质优良,纹理细致、美观,易加工,心材很耐腐;切面平滑而具光泽,是建筑、高级家具、车辆等的优良用材。再比如绿楠木材纹理通直,结构细致均匀,极易加工,心材极耐腐,美观雅致,适于作天花板、上等家具、车船内部装饰等,是海南岛名材之一,有“绿楠第一“的美誉。

人类对楠木的撷取从古至今都不可遏制。到清乾隆年间,广东在琼州府采办楠木 2139 件,都出自“深峒陡峭岩石之上“,采运已极为困难。《边蜚风俗杂抄·琼黎一览图》中有《运木图》,图注详细介绍了采运楠木、花梨木的艰难情景。

书中描述很生动:“楠木、花梨之可以备采者,必产深峒陡峭岩石之上,瘴毒极恶之乡。外人既艰于攀附,又易至伤生,不得不取资于黎人也。黎人每伐一株,必经月而成材,合众力堆放至山下洞中,候洪雨流急始编竹木为筏,缚载于上,以一人乘筏,随流而下。至溪流陡绝之处,则纵身下水,浮水前去;木因水势冲下,声如山崩。及水势稍缓,复乘出黎地,此水虽同归于海,而所归之海,又非出口之地,于是合众力扛拽抵岸,始得以牛力挽运抵出海之地焉。常有水急势重,人在水中为木所冲而毙,木亦随流深没者;亦有木随水下,扛拽不久,随水出海付之洪涛者,运木固未易易也。”

由此可见,清中期以后,本岛楠木资源已经匮乏,平坦之处已无良材。连“长于深峒陡峭岩石之上“的楠木也难以幸免了。



海南濒危珍稀植物油楠,保存在儋州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植物园内。

海南日报记者 苏晓杰 摄